



走出歷史的悲情——臺灣小說評論集

文學評論集

62

歐宗智 著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走出歷史的悲情——臺灣小說評論集

文學評論集

62

歐宗智 著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北台灣文學 台北縣作家作品集(62)

歐宗智／走出歷史的悲情—臺灣小說評論集

主辦單位：台北縣政府

發行人：蘇貞昌

總策劃：潘文忠

總編輯：鄭清文

編輯委員：李魁賢、杜文靖、秦賢次、廖清秀、鄭清文

行政執行：俞鴻村、曾繼田、蘇秀裡

校對：蘇秀裡

美術編輯：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地址：板橋市莊敬路六十二號

承印：千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中和市貢山路五〇二號六樓之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〇〇一·十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走出歷史的悲情：臺灣小說評論集／歐宗智著
---〔臺北縣〕板橋市：北縣文化局，民91
面；公分。--（北臺灣文學；第8輯）
(臺北縣作家作品集；62)

ISBN 957-01-2323-0 (平裝)

1. 中國小說 -- 評論

827.88

91019601

縣長序

人類文明所以演進，是因為人類有學習、創造的能力，文化所以綿延，尤在於歷代文史學家點滴薪傳有以致之。

台北縣幅員遼闊、資源豐饒，素來人才濟濟、文風鼎盛，文化早已深植民心，與人民生活融為一體。其中最能傳達文化意涵的文學領域，在作家們孜矻筆耕下，更是花開處處，不但豐富三百六十三萬縣民的精神生活，淨化世俗社會人心，更使吾人心靈在潛移默化中，日趨完美。

「北台灣文學」自出版以來，由於內容涵括報導文學、散文、評論、詩、小說、傳記等範疇，層面深廣，並以對土地對人物的大愛出發，探究斯土斯民沛然於生活萬物的種種，真情摯愛躍然紙上，自然傳遞給讀者，各界無不爭相展讀，愛不釋手。如此不僅發揮文學的教化功能，同時也因有系統的保存、流傳吾土吾民文學創作，而鼓舞更多文學創作者投入筆耕行列，讓台北縣的文化更加豐饒多采，活水永續汨流不絕。

文學薪傳工作是點滴綿長，面對快速發展的社會，各式速食文化勃興，甚且物慾橫

北台灣文學

悲情

序

流，腐蝕人心，更加凸顯精神寄託的重要與迫切。期望透過「北台灣文學」的持續出版，讓縣民悠遊於文學國度，體會其中蘊含的人生意境與生命情調，進而提升自我，促進社會和諧、繁榮、進步。

台北縣縣長

蘇貞昌

局長序

文化建設是社會教育前哨、學校教育的延伸，為落實文化立縣的政策，台北縣政府文化局，自民國八十二年起有系統地蒐集縣籍知名文學家作品，籌編「北台灣文學」系列叢書，每年依序出版一輯（八冊），今年已是第八輯了，達六十四冊之多，充分展現北縣文學多彩多姿的一面，達成發掘本縣優秀文學作家，保存本縣文學作品，真正做到實質文化向下紮根的使命。

在「北台灣文學」第八輯中，選編了八位本縣籍的作家作品，其中包括江文也先生創作、葉笛先生翻譯的詩集：《北京銘—江文也詩集》、鄭清文先生的短篇小說集：《樹梅集》、巴陵先生的散文集：《西巒月》、秦賢次先生的傳記年表：《台灣文化菁英年表集》、杜文靖先生的台語評論集：《用台諺話山水》、歐宗智先生的文學評論集：《走出歷史的悲情—台灣小說評論集》、李宗慈女士的散文集：《麵包店裏的咖啡》、林盛彬先生的詩集：《風從心的深處吹起》，總共八冊。文體雖不相同，鄉土、人文關懷卻躍然紙上，讓人怦然動心。

北台灣文學

近年來，文化紮根、社區總體營造理念風行草偃，不僅由上到下推動，地方亦自發性呼應配合，文化的認同、尋根以及再造的熱潮，成爲地方人士愛鄉護鄉的自覺行動。土地與人民成爲文化主流，成爲文學創作的泉源，更企盼透過「北台灣文學」的寅續出版，能鼓舞人文、鄉土文學的勃興。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代理局長



編輯導言

時常聽到朋友提起，各縣市出版的文學叢書，台北縣的《北台灣文學》最為精。包括外觀和內容。

今年，《北台灣文學》已是第八輯了，也是八冊，包括詩、小說、評論、傳記和散文。可說菜色齊全。

這一輯，最難得的，也是最可貴的，是江文也的詩集《北京銘》。他在〈序詩〉寫到：

我要把要刻在
一百個石碑和
一百個銅鼎的
這些刻在我這個肉體上

從這一首短詩，可以讀出他思考的重點。

江文也一生多采多姿，也有許多波折。他在台灣出生，在日本成長，在中國去世。但是，在這三個地方，他似乎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

他是音樂家，也是詩人。他的音樂成就是國際性的。一九三六年，在柏林奧運，他以《台灣舞曲》榮獲第四名。當時的奧運，還包括藝術競賽。

日本人沒有重視他，可能是因為他是台灣人，又沒有顯赫的學歷，也就是沒有走經過東京音樂學校而後留學德國的黃金路線。

也許，這是他離棄日本，前往中國的原因。但是，他在中國，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也受到迫害。

除了音樂，他也寫詩。他的詩簡短而精深。這本詩集是用日文寫成的，是由葉笛中譯。葉笛是詩人，久居日本，現在已返台定居，從事創作和翻譯。

一九九九年，日本井田敏曾出版一本《江文也這個「日本人」》一書，對他的生平和成就有較詳細的描述。他還提到江文也家人保留著很重要的資料，包括樂譜和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八年他前往北京時的日記。

巴陵目前定居國外。他寫小說，也寫散文。《北台灣》曾經出版過他的小說集《後山兄弟》（一九九五年），《再舞一曲倫巴》（二〇〇〇年）。目前，他視力很差，但仍寫作不輟，是一位可愛而又可敬的優秀作家。本輯的《西巒月》是散文集，包括十年來的作品。在出國之前，他當過高山嚮導，走遍台灣的高山峻嶺，他看過許多台灣人未見過的山川草木，寫過《愛山的人》（一九七六年）。他對台灣的了解和感情，都是深厚的。

秦賢次的《台灣文化菁英年表集》是一本體裁特別的傳記。他用年表代替文字的記述。年表只列事實，是完全客觀的。這種體裁，看似沒有感情，其實在表列事實時，已有選擇，充分表達對表主的敬愛。秦賢次，以前專攻中國近現代作家，手中有大資料。後來，他發現，台灣也有不少值得記載的人物，也在這方面下過不少工夫。現在，他已整理部分人物資料，其中包括在台灣出生，卻在外地活動的許地山，以及不是在台灣出生，卻在台灣留下重要腳印的臺靜農。從此，也可以看出秦賢次做學問，寫文章的包容力。

杜文靖在《北台灣》出書，這是第四本。第一本是《大家來唱台灣歌》（一九九三年），第二本是《以台灣為名》（一九九五年），第三本是《這些人、那些事、

某些地方》（二〇〇〇年），現在是第四本《用台諺話山水》。從這些書目，不難看出他的用心，他用歌唱台灣，用人、事、地寫台灣，用諺語說台灣。

中國有一種階級，叫讀書人。讀書人喜歡講大道理，卻看不起升斗小民。小民的智慧來自生活，而表達這種智慧最直接的就是諺語。杜文靖所收集的，不是一般人詳知的「乞丐趕廟公」、「飼老鼠咬布袋」，而是更卑俗的領域，也更富人情味。他用相當的篇幅在解釋。從這些解釋也可以看到一些奇特現象。語言有其恆久性，因為社會的許多現象是重複的，尤其是政治的醜陋面。

台灣的文學批評，可說未十分成熟。很多的情形，只有欣賞，不批評。這和只辦運動會，不蓋醫院，有點類似。批評的重點是要指出作品的好與壞。這才是對讀者負責，對作者負責，對文學負責。

歐宗智的《走出歷史的悲情—台灣小說評論集》是由日據時代寫起。他的重點是幾位作家，尤其是鍾肇政、李喬和東方白這三位「大河小說」作家。他們所佔的篇幅，幾乎有一半。歐宗智的批評在於大，卻不忽略小，像批評東方白時，他還仔細的探討台語的用字問題。

李宗慈的《麵包店裡的咖啡》是一本散文集，一共分四輯，多是短文。她从小就喜

歡唱歌、讀書和寫文章，也當過校刊的編輯。此後，她的活動，也多與藝文有關。她的這些散文，寫的也多和自己的生活切切相關。她寫文學情懷，寫家庭，寫親子對話，也寫日常的見聞和感懷。

林盛彬是學者，也是詩人。他留學西班牙，回國教西班牙文學。他寫詩，目前是《笠》詩刊的主編。《風從心的深處吹起》是詩集。他出國留學，看到國內外的異同，心中有無限的感慨。回國之後，他的目光更遠，心思也更深，他看到了更多台灣的美和醜。他把它寫成詩。第一輯寫的是「愛」，是本詩集的主體。輯二是寫人在國外的心境。輯三，他自稱是短詩，自稱是讀日本俳句的一些成果。

誰的鼾聲

讓日月潭的夜更靜了

啊！徐徐溜過水面的汽艇

這和日本的做一比較，就可以看出：



古池塘

青蛙跳入

水的聲音

這一輯，我自己也有一本小說集出版，叫《樹梅集》。

小時候，有兩種果子，現在已不常見了。一是油柑，一是樹梅。油柑剛入口，有點苦澀，卻越嚼越甘。在清貧時代，人生能由苦轉甘，是可稱喜的。「油柑命」便是由此而來。

樹梅也叫楊梅。從前，桃園楊梅盛產此物，現在已少人吃了。小時候，在市場前的水果攤，經常看到用平底木盤裝盛紅紅綠綠的樹梅，有人買，就用姑婆葉折成圓錐形，勾一湯匙進去。

現在人少吃樹梅，主要是它只有那麼一點點酸酸的氣味。

我第一次看到樹梅樹，是在二格山山腰的叢林中，後來在陽明山的水池邊也看到一棵。

我的這些作品，是比較舊的，都未收入以前的集子，有的是因為漏掉了，現在把它放

在一起，自覺得有點像樹梅。日前我在沅陵街城中市場入口，再看到有人賣樹梅，看來比以前的更大，更多汁。據說，現在還是有人種植、採收和販賣。只是，不像其他的果子那麼引人注目了。

二
樹
梅
文

序

連勝彥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這是宋儒朱熹的〈觀書有感〉，也是許多愛書人平時喜歡吟誦的一首七絕，詩中不但提到閱讀的趣味及內容的多采多姿，更重要的是，作者點出了，閱讀可以爲我們帶來生命活水，使我們增加人生智慧，可見讀書乃是人生大事。

然而在升學主義及忙碌的工作壓力下，使得許多人從學校畢業，就不再去碰書本了。若是爲了工作，或許會去接觸與專業相關的書籍，但這也僅僅能稱之爲「補充知識」，並不能算是真正的閱讀。可嘆的是，大人（尤其是政商名流）往往應酬太多，無暇讀書；即使有空了，卻又大多守在電視或電腦之前，難怪出版業者要頻頻發出「不景氣」的呼聲。甚至有人不客氣的指出，連以教書爲業的老師自己也不大愛看書！試問，這樣教出來的學生又怎麼可能喜愛閱讀呢？以上的批評，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深思反省。

爲了建立書香祥和社會，政府曾經大力推動「書香滿寶島」計劃以及「讀書會」閱讀活動等，然此非一蹴可成，它須要長期不斷去做，點滴滴方能累積出成果。做爲教育工作者，我們當然傾全力支持，樂見其成。而喜愛閱讀、寫作的歐宗智老師，做了最好的示範。他是中文科班出身，自民國六十八年進入本校服務以來，不論教學或行政方面，

表現都可圈可點，且能大力推展藝文教育，由本校出版書評集二種，以響應政府號召，落實推展閱讀運動，培養學生讀書風氣，成果豐碩，令人欣慰。

解嚴以來，本土意識抬頭，歐宗智老師課餘亦積極從事臺灣文學研究，非但入研究所進修，且勤於撰文發表成果，精神可嘉。特別是歐宗智老師本身也是小說作家，其對臺灣小說的研究自是別具慧眼，見解鞭辟入裡。如今臺北縣政府文化局計劃出版歐宗智老師近年來在臺灣小說方面的研究成果，這是對歐老師做為臺北縣作家的一大肯定，同時本校師生亦深感與有榮焉。

在此除表示祝賀之外，並期許歐老師在臺灣文學研究方面更上一層樓，成為臺灣文學界的清新活水。是為序。

——二〇〇二年三月於三重市清傳高商